

『外交月報』爲國內研

究外交之唯一定期刊物，糾合

海內外國際法及外交專家，撰

述論文，每月出版一冊，創

刊號已於七月出版，初版兩

千冊不數日即行售罄，訂正

再版三千冊，復有供不

應求之勢，國內重要報紙如大

公報有良好批評，凡留心我國

外交問題，及世界情勢者，不

可不定期定閱！

第二期要目如次

卷頭語……

各國在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問題之研究……

評楊瓦特外交近著……

法日關係論……

由國際法立場駁所謂滿洲國承認問題(續)……

中國與古巴外交關係論略……

日本軍閥論……

中日糾紛與國際聯盟(續)……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

國難外交管見……

日俄關係論……

白俄之地位及其在遠東政局中之展望……

奧大瓦帝國經濟會議……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

六七兩月外交大事記……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鐵蹄下之東北鐵路……

斯他林談片節譯……

外交文藝……

讀『讀外交月報創刊號』答大公報記者……

蘇聯所訂中立，不可侵，或互不侵犯條約譯要……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價目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國外伍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壹圓伍角，國外貳圓伍角；全年十二冊，國內叁圓，國外伍圓。郵資在內。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但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糧門裡寶華門外交月報社發行部

代售處

北平新生命書局，現代書局，大陸廣告社，楊本賢廣告部，新月書店，佩文齋，景華書社，華盛書社，新華書社，聯合書店，新智書局，歧山書社，青年書店，天津天津書局，漢口現代書局，南京正中書局，南鄭大公報分館及各省市大書坊。

救國旬刊

編者：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宣傳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今日國人應有之決心與努力

幻 潔

暴日自滅亡朝鮮以後，積極向我東三省侵略。數十年來，因其武力之恫嚇，政治之運用，獵取特殊權利，得寸進尺，橫行無忌。舉凡產業，交通，文化，幾無不在其掌握。錦綉河山，名存實亡，直為大和民族之殖民地。炎黃遺胄，任彼屠戮，並牛馬而不如，凡有血氣，孰能堪此。比年以來，同胞逐漸覺醒，既切剝膚之痛，難甘魚肉之譏。隨時隨地與倭奴，作反抗表示，持不合作精神。政府當局亦以革命外交相標榜，收回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不平等條約，迭有宣言。日本帝國主義深恐失却在華優越地位，特殊權利，使併吞東三省之意思，終成泡影；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出兵瀋陽，實行武力佔領，造成昨年九一八之事變。

夫九一八事變之初起也，完全出於帝國主義者之預謀，瀋陽號砲一鳴，沿南滿安奉兩線，數十名城同時淪陷。脅誘漢奸，組織地方維持會，以緩和人民反抗空氣，并接收一切政權。進兵洮昂線，奪取黑龍江；爆炸錦州城，摧毀偏安之省政府；此猶以為不足，犯天津，侵上海，製造偽滿洲國，置諸自己卵翼之下。所謂國聯撤兵之議，公法公約之說，直充耳不聞，熟視無睹。近且依國際慣例，公然將

第十二期

今日國人應有之決心與努力……幻 潔
薄儀鈞不上饒……全 林
爲東北義勇軍向海外同胞呼籲……何 恨
告東北青年……蔡 周
義勇軍旬報第一號……編者

偽國承認，簽訂保護關係之議定書。此種荒謬絕倫，蠻橫無理之行爲，大和民族竟優爲之。誠所謂「恬不知恥」之尤者也。

獨怪中國政府，於事變之時，不爲相當抵抗，而於事變之後，又無穩妥辦法。其始也電請國際聯盟主持公道，宣告國內民衆力持鎮靜，提出嚴重抗議趕速撤兵。其繼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結果既不交涉，又不抵抗。淞滬之戰血未乾，城下之盟約已定。徒仰藍伯森鼻息，中止與暴日決最後一戰。領土喪失，而不能收復；人民魚肉，而不能拯救；叛逆認賊作父，而不能討伐。所謂抵抗，不過一紙空文與事實毫無補救。國難形勢，日益緊迫，如此塞延，則不獨東北三省萬劫不復，恐暴日進窺長江，進攻中國腹地，全國同罹慘禍矣。

國聯固負有防止國際間戰爭義務者也。九一八事變，中國已向國際聯盟，論理不能袖手旁觀，應按盟約規定，對日取斷然有效的制裁。無如中日兩國，強弱懸殊，中國雖一味乞求國聯解決糾紛；但暴日併吞東三省之政策，決不因國聯意見而加以修正。國聯本爲帝國主義者分贓集團，暴日復爲強有力之會員，故雖一再開會討論，卒無要領。

過爲顧全體面而已。調查團在東三省之行動，完全失去自由，而於暴日製造偽國怪劇；無不瞭如指掌，但其負責之報告書，則仍未能仗義直言，聰明之中國，對於國際聯盟復有何信賴乎？

美日因太平洋權利鬥爭，固早已隱伏惡感，美國遠東艦隊之配備，惹起日人之極度不安，目之爲假想敵。海縮會議之爭執，幾呈最劇烈正面衝突。而年來美國經濟勢力，加急向中國伸展，且向我東三省伸展，日本以暴力佔領，因利害衝突當然有相當懷恨。故於本年一月七日，照會中日兩國政府，對東北問題作嚴重之表示。其新聞界亦屢對日本抨擊，更有一部分人士對日作絕交運動。而司汀生及波拉氏之言論，深具有運用實力以壓迫日本之意味。一若美日之間，可以不久短兵相接者。豈知事隔數月，中日之事態日益擴大，而所謂執世界牛耳之美國，猶杳無聲息。蓋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矛盾，已呈尖銳化。苟輕易以兵戎相見，導起世界第二次大戰，則均有覆滅之憂慮。故明知其必不可避免，而總力求其避免。依賴美國之熱望，雖一時湧於一部中國人之腦海，但不久亦漸逐漸冰冷而已。

暴日佔領東三省，對俄雖作修好之表示，暗中陰謀極

忍受。而蘇俄則再再退讓，史太林及李維諾夫等對中日事件且緘口不言，以避免捲入漩渦。然日帝國主義壓迫過甚，蘇俄不能不為自衛準備。同江砲艦之停泊，東方陸空軍之增厚，皆足以堅中國人之信念，而謂日俄戰爭又不可免。其實俄國方在進行第二個五年計劃，埋頭建設充實實力，刻不願與日本有何衝突。

國聯也，美俄也，以及其他各國，既不能代中國主張正義，復不能因日本侵略東三省，而激起變化，中國舍以黑鐵赤血而外，無機會可以脫離暴日鐵蹄踐踏。語云：「靠人不如靠自己」，我政府與人民，當一致猛醒而為以下之努力。

(1) 切實團結準備出兵 東三省淪陷，已逾一周年，暴日兇殘益熾，除以自己之力量外，無第二條路可走。如全國上下泄泄沓沓，因循坐誤，必走入國亡種滅之一途。局面不為不嚴重；故國內各黨各派，應泯除私爭，共赴國難。集全國之財力物力，以與暴日周旋。一切意氣之爭，舊賬之算，均付之九霄雲外。從速購備械彈，統一軍隊編制，以武力收復東北失地。

(2) 援助東北義勇軍 去歲事變以後，東北民衆揭

竿而起，以冀暴日退縮。而當國精銳之師，似不能驅敵人於境外。然破壞其建築，毀滅其交通，掠戮其人民，不願強敵器利兵精，冒寒暑，犯矢名，飢不得飽，再接再厲，屢仆屢起，使強敵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萬甲兵，疲於奔命，為中華爭自由，為民族爭人格，其不甘屈服之精神，誠足以戰勝一切。苟有充實餉械，則前滌奇恥，指日可期。即使不能收復東北，然長期抵抗，使暴日得地而不能治，勞民傷財，經濟陷于破產，久則必知難而退。觀南滿沿線，無值千元以上之商家，金價衰落一倍又半，便可了然矣。故政府宜籌劃鉅款，接濟義勇軍，使得竟殺敵之志。數十萬健兒，縱埋骨黃沙，亦無遺憾也。

(3) 確定外交路線以聯與國 中國外交柔弱固盡人皆知；而無確定外交路線，尤為不可掙之事實。處此縱橫捭闔之局，獨在單一之路線行走，何能轉變國際空氣，造成有利局面。為今之計，宜從速制外交政策，派遣富有經驗之外交家，運用外交技術，使生磨擦作用，其於收復東北，可得相當助力。中俄復交之議，一度甚囂塵上，迄今數月，未聞政府有何具體表示。蓋一向外交方針，均覘列強顏色，自己無力主張之故。中俄應無條件復交，可不顧

其喜怒，斷然實行，以增厚外交上之力量。

(4) 攘外以安內 木腐虫生，自伐而後人伐。中國內戰二十年，民空財盡，早呈枯敗之象。分崩離析，無整頓對外能力。帝國主義者，日伺我側，知之最深，故其亡我也較易。九一八事變，適當寧粵分立之局，故暴日僅以一師之兵，囊括東三省。然其後寧粵合作，實由於外患之促成。然時未經年，二陳之兵將息，韓劉之戈復操，將來相繼而起者，更不知有若干其人，前途極爲可慮。現在政策，對外重於對內。苟對日宣戰，則內亂必不能生。歐戰之初，歐洲各國內部十九不能統一。及戰端既起，則此等問題，不期然而解決。中國向暴日一戰，內亂可以永久斷絕。

(5) 厲行經濟絕交 暴日以中國爲其最大市場，投資甚鉅，銷貨極廣。自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經濟破產，平、津、滬、漢抵制仇貨，其出口貨量月月損減。大阪爲工業中心，廠屋櫛比，今則強半荒閉。至於南滿沿線之工商

業，固已不能維持。中日事態愈延長，則暴日工商業愈停頓，民生愈成問題，社會秩序愈形紊亂。經濟絕交爲最有効之抵抗方法，屢試不爽者也。全國民衆，應一致下決心，不買賣仇貨。其有喪心病狂者，當予以徹告或懲處。各地抗日團體，爲執行此種任務之總樞，當切實辦理，雷厲風行，使仇貨在中國市場完全絕跡。

寇深矣，時急矣，全國上下對以上數端，宜下決心，一致努力。多難興邦，憂蒙啟聖，中華民族復興之機運，已隨暴日佔領東三省以俱來。李頓歸途談話謂：「滿洲事件嚴重，日本欲以三千萬人民置諸二十萬人民之下，實爲不可能」嗚呼誠然！戰區欲擴大，執戈抗日之戰士日多。去年抗日僅有東北民衆，今年抗日，則有川，粵，江，浙，等省以及僑居外國之民衆矣。行見以四萬萬炎黃子孫，當七千萬倭奴海寇，長期抵抗，奮鬥到底，最後勝利，其終屬我乎？同胞！同胞！速起！速起！

溥儀夠不上傀儡

全林

不錯呀！有十七國已經承認新國家！
。（譯自英文大美晚報）

我們一提起溥儀來，總要冠上「傀儡」二字；因為他認賊作父聽人擺佈，加上這傀儡的頭銜，倒是恰恰相當。可是這位終日祇曉得吃飯洗浴，（見報載）無所事事，無敢事事，且無能事事的偽執政，在拜領這個光榮的頭銜之下，反生出一種「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感覺來；于是他對一個前清遺族發表以下一段談話：

『關內報紙都呼我爲傀儡，老實說日本人還認爲我不配做傀儡呢。我祇好是一塊招牌，日本人把文件繕寫完了，僅僅用我蓋蓋章就是了。所以嚴格的說，我不過是監印官而已；因爲「滿洲國」自始至終，一切的一切，都有日本負完全責任呀！』（譯自英文大陸報）

從這一段談話，若是仔細的加以

推敲，我們也覺得呼溥儀爲傀儡未免估價太高，委實是不大適當。因爲做傀儡又談何容易！傀儡的一舉一動與牽線人的發號施令，要一鼻孔出氣，要收指臂之效，如影之隨形不得絲毫或爽。可是溥儀能做到這樣麼？記者權且舉出一幕醜劇來，以博讀者一粲。

『某日一個法國新聞記者進謁偽國執政溥儀，問溥儀有幾國承認新國家，溥儀率然對曰：「沒有。」溥儀身邊的

日本顧問一面向他示意，一面向他道：「究竟有幾國？執政！」溥儀還是不加猶豫地答道：「沒有呀！」沒奈何這個顧問對法國新聞記者道：「執政的真正意思是說有十二國承認新國家。」然後日本顧問面帶不豫之色問溥儀道：「是不是這樣？」溥儀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慌忙答道：「是的！當然嘍！」

從這一幕滑稽劇可以證明出溥儀委實是沒有做傀儡的資格，顧問急得目動眉語，他却慌得語顛言倒；結果數目字「十二」竟誤爲「十七」，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咳！可憐亦復可笑！溥儀夠不上傀儡，是勿庸再說的了，好在他還有自知之明，他很謙遜的承認自己是「招牌」是「監印官」，這樣一來「聰明莫過帝王家」溥儀還不失爲聰明的人兒。

溯本追源，溥儀之赴東北，雖云受日方的強暴要挾，但是他自己又何曾不想嚐一嚐皇帝的味道；因爲在他登極的時候，他祇是一個黃毛未退白齒方生的小娃娃，對於皇帝的味道，如同「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呀！

溥儀在他受三拜九叩就執政職的

再就正式軍隊而論，馬將軍苦戰龍沙，已召回中華國魂，披閱近百年史，能以孤軍抗強敵當大難者更有何人哉。讀其赴黑河後之通電，悲壯激昂，令人愀然淚下。且使當日不與賊軍虛與委蛇，勢必窮追不已，將軍藉此暫時之周旋，得保長期之實力，且能揭破敵人之陰謀，宣告於國聯調會開之前。吾人誠閉目一想，自事變後，一般高官大老，非逃命於京滬道上，即偷生於偽國旗下，更誰能道出國破亡家之隻字，此馬將軍之始終抗敵，實大有功績可嘉，西人稱之爲國家英雄 *Hero national* 贊之曰果斷精明 *Resolute* 奮勇 *energetic* 吾敬斯人，吾愛斯人。其他李杜諸軍官或血戰中東沿線威迫偽都，或堅防依呼各縣，握領要隘，近復與義勇軍連絡實力增厚，作者何人，敢過事獎譽，惟揆情度理，中國有此等軍人，中國豈能終歸於無望哉？

惟天下最可痛心之事，莫過於失去政府保障之人民。

我義勇軍及諸部愛國軍隊，曾屢遣代表疊馳函電，哀求政府援助，至今曾未聞一卒之發，一彈之給，苦哉吾民！忍哉政府，吾書至此不知再作何言。我海外同胞，足踐強邦之士，心增祖國之痛，滬淞抗日，昔曾踴躍以輸將，東北殺賊，更宜慷慨以捐助。縱中央有所阻礙，而團體實多方便，如國內各大報館，及各救國組織託其匯轉，自無糾紛。蓋能寄到一筆之款項，即能爲東北民衆增一分之氣力，物質協助，既爲首要，精神贊助，亦不容緩。是宜鼓吹輿論，贊揚英豪，俾東北健兒，堅持到底，獲最後之成功。嗟呼，今日國體尙存，吾人已感到無限之煩惱，他年或再陷於不幸，則吾人感受悲慘之打擊更爲如何。是更所望我海外同胞力絕灰冷之念頭，增高澎湃之氣概，楚雖三月，猶足亡秦，四百兆民衆寧不足以驅日，請看今日之東北，竟是誰家之天下！

諸位同鄉，我們東北被難，現在已經整整一個週年了。在此一年之中，不但東北未能收回，而由敵人所造成的傀儡政府，現在又作進一步的承認，這就是表示他們，想要變橫到底，不惜摧殘世界的輿論撕破國際的公約，必須將東北造成第二個朝鮮而後已。諸位，現在避難平津，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家庭尚在東北，我們祖宗的廬墓仍在東北。要知道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吾們現在有食有衣，有容身之處，更不要忘記了我們前方忠勇悲壯的戰士，無時無刻不與敵人相見於血肉橫飛之中，槍林彈雨之下。諸位，要認清楚在政府未決定辦法以前，我們可敬可愛的義勇軍，就是延長東北生命唯一的線索。我們想想：假設義勇軍不興起，我們的東北家鄉是否早就變成敵人之樂土。諸位，我們處在後方，我們對於前方的戰士不能不站起來作充分之援助。不過在未談到援助辦法以前，我有一個重要的警告，甚麼呢？就是在國難期中我們要停止一切的娛樂，不要天天打牌；不要天天看戲看電影，不要領情人天天逛北海，或中南海公園。話兒說得爽快些，我們不要作樂

不思蜀的劉阿斗！我們不要作不知亡國恨的陳後主！我們想想，東北丟了，東北人再不知奮鬥，誰肯站起來為我們幫忙。至於我們的工作，可分三項：第一我們要盡力去作宣傳及呼籲的工作，這就是使我們的政府，與全國民衆一齊起來，同前方義軍站在一條戰線上，去向敵人拚命。第二我們無論在明的方面，或暗的方面，我們要積極的警告奸商，賤賣奸商，令他們絕對停止買賣仇貨。這種工作，在國難未打破以前，無論受任何一方面的限制，或壓迫，我們決不肯罷止的。要曉得奸商不買賣仇貨，這就是經濟救國的成功。第三我們除讀書及其他職業外，我們要急速籌備相當的軍事團體，從事於軍事的訓練。在必要及緊急的時候，我們要衝上前去，作我們義軍後援補充隊。最後我希望：

東北青年，團結起來，向前奮鬥，

東北國土早日收回，

東北父老兄弟姊妹早見青天白日。

日本軍人和黑狗

日本守備隊中尉某，在南滿鐵路渾河附近，被義勇軍殺死。按日本習俗，祭祀死者必須在死者被害處舉行。這個已死的中尉，當然也要按照這個例子，被人用花圈和酒食等物祭祀了一番。剛好花圈和酒食等物送到死者的原處，那些參與祭祀的軍人偏偏有事他去了；等到他們回來的時候，一看肉食等物，一掃而空。因此那些個軍人便大發雷霆，將附近的鄉人綁來幾個，逼問：到底誰做的這種盜竊行爲。有一個鄉人回應道：『那肉食是被黑狗吃了，與我們並不相涉』。軍人聽說黑狗吃了祭品，便怒不可遏，急忙下令將黑狗綁來。於是附近村中凡有黑狗者，均逮捕無餘。綁到黑狗的總數，大約一百多個，軍人都一一斃之。無知的黑狗觸犯了日本軍人，竟這樣的大批連坐，日本軍人的氣餒，可謂兇極一世了！

「將錯就錯」

結首匹夫蒼髯老賊的鄭孝胥在簽字僞日滿基礎條約的當兒，他不自主的雙手顫動起來。這個顫動是最後的良心發現；不過這良心的發現是一剎那的，轉瞬即逝的，畢竟是「將錯就錯」（鄭賊自語）的觀念戰勝了「良心作用」。于是字也簽了，國也賣了。反正衣冠禽獸的鄭孝胥是抱着這樣的人生哲學：「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和「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第一號

義勇軍戰績

一月間襲擊四十次
四月內兩度攻瀋陽

連襲名城·迭克重鎮

義勇軍節節勝利

瀋陽震撼·偽都動搖

兩旬以來，東北義軍又有幾多飛躍之活動，瀋陽，長春，吉林，普遍遼東各地，均遭襲擊。曾克復十三處城鎮，交通時斷時續。日陸相荒木亦自稱日軍活動困難窮於應付，可見義軍之威力。茲將兩旬來所得各方報告彙誌于後：

義軍二次攻瀋陽

襲擊兵工廠及飛機廠
一度佔領城內

（九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奉天」一日特電：一日午前零時三十分，義勇軍三百，襲瀋陽大南門附近，同時義軍三百，襲兵工廠，一隊由飛機場方面漸次壓迫城內，曾一度佔領城內。而城內憲兵即行出動。又電：一日午前零時十五分，義軍五百，進至勒石胡同，與日憲兵警備隊員接觸，遂向南方退却，遂與小河沿其他携有迫擊砲部隊聯合，用砲轟擊日憲兵隊。守備隊出動後此遂發生激烈戰事。砲聲殷殷，一方守備隊駐劄隊之一部，警備城內及兵工廠；大部由鐵道繞至渾河南岸，擬斷絕義

軍之後路云。

（東京一日路透社電）據朝日新聞載：義軍又於一日晨攻襲瀋陽，人數五千餘，機槍迫擊砲頗為充足。義軍之目標，為兵工廠飛機廠及無線電台。但日陸軍省，正式否認朝日新聞所載瀋陽戰事復發之消息。陸軍省稱：昨夜瀋陽郊外發現義軍數百人，與日軍僅有小接觸，後被擊退。（瀋陽一日電）本晚零時半，有義勇軍五千名，再度進襲

日本荒木陸相，九月一日在衆議院報告滿洲情勢，稱滿洲匪賊跳梁，因地域地勢諸關係，我軍（日）活動非常困難。南滿之大刀會，共匪，張學良一派殘黨，北滿之馬占山與馮占海、王德林，連次向各地襲擊，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兵匪襲擊各地之回數約在三十五次以上，其中奉天二十四回，吉林十五回，其集團最多五百名最少五十名。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四日之內瀋陽曾兩度被攻，兵匪分兩路，一襲兵工廠一襲飛機廠，將張氏所遺之飛機三架燒焚，但不久即被我軍（日）擊破。須嚴密考究對策。

本刊啟事

投稿諸君公鑒

近來承賜

鴻文名言偉論何勝感激惟是刊篇幅有限一時盡
難登載然佳構自當繼續刊佈以免向隅恐未週知特
此預聞並請
原諒是幸

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宣傳部編輯科

救國旬刊

編者：東北義勇軍民眾抗日救國會宣傳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東北義勇軍概况 熊飛講 編者記

義勇軍之起源 九一八事變之次日，余即與警務處及外協會數同志，決定組織義

勇軍，以與暴日相周旋。廿二日到錦州，遂即開始組織，但槍械子彈須由民間供給，甚感困難。後逆賊凌印清受日方驅使，有日人顧問三十，日守衛隊三百餘，進佔台安，我方遂利用此稀有之機會，將凌逆解決，並收編項青山張海天諸部軍隊。此東北義勇軍之起源也。

消滅兩匪 事變之初，日本欲利用凌逆印清為東北傀儡，不意被我遼南義勇

軍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以十二名義勇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生擒凌賊就地正法。

其次日本又欲利用張逆學成以促成滿洲獨立，亦被我遼西義勇軍以僅僅十五分

鐘之攻擊，而解決其全部，張逆死于亂軍中。綜此二事，天心厭倭可見一斑矣。

第三次日方乃利用溥儀為傀儡，密挾至大連，惜未被義軍所獲，此亦我義軍所引為遺憾者。惟溥儀周圍，防範雖周密，戒備雖深嚴，但遲早遲晚，必為我義軍所消滅，是可斷言者也。

遼南方面 遼南義勇軍以項青山張海天王全一等為最著。義勇軍與日本之小

接觸，無時無之，無地無之，茲不贅述，僅述其榮耀大者。田莊台一役，義軍凡三

第三十二期

東北義勇軍概况……熊飛講 編者記
國學調查團報告書簡評……言誠
國慶日……曾昭慶
義勇軍旬報第二號……編者

出三入，斃日兵五百餘，獲大砲十一門，輜重車二百輛，追日軍於大石橋，日守備隊中校某匿于草壕中，露足于壕外，被我軍牽出就地槍決。是時日飛機擲彈五百餘枚，我方所傷者僅馬數匹人十餘而已。是役北平公使團曾親至該地調查，對我義軍之勇烈，甚表欽佩。

三次攻錦

日軍第一次攻錦，為新民耿繼周所阻，不得西進。後錦州國軍雖奉中央命撤退，而新民及盤山義

軍仍與敵人作殊死戰。白骨河

一戰，日軍數千名被擊退，生擒

其校尉十餘名。敵人為欲追回

被擒者，派騎兵一團，飛機十二

架，輕便裝甲汽車六十餘輛，

向錦西前進，追擊我軍。（即

警務處直屬之公安隊所改組之義軍大本營之衛隊也。）

狂風

大霧

翌晨敵軍飛機將迫近我軍時，忽狂風大作，飛機被吹回，不得前進。又次日敵軍正在前進，我軍危在頃刻，忽天降大霧，敵軍迷失方面，我軍因以脫險。

最光榮之一頁

是役骨賀聯隊全師盡沒，我軍奪其天皇所賜之大旗一面。本莊回國謁天皇時對此事引為奇恥大辱，甚至夜間輾轉不能成寐，此實我義軍最光榮之一頁也。



遼東

方面

遼東退職公安局長鄧鐵梅以步槍九枝舉義，糾合同志百二十人，攻入鳳城。九人持槍向敵營掃射，日兵七百餘，聞聲逃遁。其餘徒手兵一百一十一名，緊扼城門，日方殘兵一百五十六名全數被繳械，並將日本所看押之愛國同志教育局長等十餘名由獄救出。自此鄧軍聲勢大震，今則聚眾三千餘，為遼東義軍勢力最雄厚之一部。公安大隊長徐文海以八十六人舉義，分為七組，同時陷安

熊飛，字漢張，遼寧遼陽人，歷任熱河都統署參謀長，第三師師長，第十二軍軍長等，現任獨立騎兵第二旅第一團團長。

率線七站，安奉線因而不通車者凡十餘日，自此聲勢益壯，屢挫日軍。

唐聚五以步兵團附舉義，糾合同志千餘名，進佔桓仁通化等廿餘縣，與鄧徐諸部及民團等聯合，今則聚眾約四萬人，聲勢浩大，為遼東義勇軍最大之武裝團體。

遼北

方面

通遼公安局長蔣連瑞首先舉義，斃敵蒙武通松井等，斷絕日蒙聯絡，並與蒙邊宜撫專員高文斌聯絡，勢力雄壯，日兵不敢進窺一步。

吉林

方面

吉林以王德林勢力為最大，其主要任務為使日人不能修築吉會路。

黑龍江義軍以李海清爲最著，衆約兩萬人，拜泉安達已連被該部克復。

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

統而言之，日軍所佔之地僅限于重要城鎮及鐵路沿線，其他若鄉間與鐵路不通之地，皆爲我義軍之活動地，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尤以最近滿吉之兩度攻下，益足以寒敵人之胆而長義軍之氣，日僑紛紛回國，各車站呈現極不安之現象。尙有一最離奇可憐之事件，願爲諸君告：

可憐已極！

此事言似離奇而實確切。據由錦歸來之密探報告：錦州駐東大營日兵一排，官一名，兵廿七名，各持槍上刺刀相對立，一聲口號，互相刺死。據遺書云：

『爲欲保全戶歸國不得不如此』日兵自戕可見一斑矣。

日兵可畏乎？

日兵之訓練純係皮毛，實不足畏。茲舉一事足以證明。北寧線女兒河站有日兵五名防守橋梁，某日義軍二人，一持槍，一持刀，潛近該日兵等身邊突擊。四名被槍殺，餘一名負傷逃遁，義軍二人獲大槍五枝，子彈五百粒，安閒而走。傷兵歸報，日方乃派兵四百餘，携砲八門追擊此二義軍，窮一夜之力，無結果而退。再有一事尤足證明日軍之不足畏：

戰報皆兵

瀋陽萬泉河附近有彈藥庫，日兵以一聯隊守之，某夜鳴鵝遊于萬泉河水中，忽驚，鳴聲大作，該日本守兵疑爲義軍偷襲，乃以槍砲還擊，一夜始休，拂曉

後探知究竟，倭兵等乃啞然失笑，是真「啞子吃黃連有苦道不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其日兵之謂歟？

外人謂可以休矣！

外人嘗謂中國：「熱度不過五分鐘，團體不過三人」我義勇軍奮鬥歷史，已逾一載，且更繼續努力，再接再厲，五分鐘之譏可以不攻而自破矣。我義軍共約數十萬，且更有加無已，三人之譏亦可以不攻而自破矣。今後我義軍之成功乃必然之事耳。

寇熱不足懼

近來日兵寇熱之說，甚囂塵上，吾人若用冷靜頭腦以觀察，則日兵寇熱實不足懼。因日兵皆科學化，而科學化之軍隊，實不足以抵抗我隨時隨地出沒無常作遊擊戰之義勇軍。且日軍佔地愈廣，統治愈感困難，而日本國內經濟愈起恐慌，政治愈生變化，因是我之勝利不成問題，不過遲早間耳。

者言卜

某卜者言「日本興于甲辰，（日俄之戰）勝于甲午，（中日之戰）日落酉時，而明年爲癸酉，故明年將大不利于日本。再試取日本歷史一閱，吾人當知癸酉年日本西鄉隆盛倒戈，據鹿兒島與天皇大戰，三年乃敗亡。蓋當時日本國內分積極與消極兩派，積極派主張併吞滿鮮，而消極派則反是。今日日本國內情形頗爲類似，準是以推，明年癸酉日本國內必起內鬨」。卜者之言雖似可笑，但或有真理存焉。

國慶日

曾昭慶

駒光如駛，二十一年國慶又屆。每逢斯時，無論如何扼腕，吾人縱不免發生無限之感慨。追憶既往，與念未來，對於一切的一切，勢又免不了引起吾人幾許之希望。惟是今年今日因東北問題行將引起之未來世界大戰，日見迫近，事實大有成爲爆發前夕之狀，國際間之衝突益呈尖銳化，于此設無非常辦法，應付環境，控馭外患，勢恐今後國家之犧牲，人民之損失，將不知幾千百倍於今昔也。每經一次事變，須有創鉅痛深之印象，惜我民族太麻木不猛醒，縱有外侮之來，仍不免閭閻之爭。然而太平洋之風濤日形險惡，東北河山行將變色，是故中國果欲立國於二十世紀，則必須一反從前之所爲，運用非常手段與辦法，開民族之生路，奠國家之新機，于此予竊望焉。

第一 內政上須有整個之計劃 中國國慶至於二十一次之多，雖曾全國，舉行盛典，但皆悲哀之歷史，而齟齬之點綴也。革命而至今日果已成功乎？仍未敢言也。斑斕三色之國徽，雖遍懸全國，然而人民所受於政府之實益，能有幾何？現在內憂未息，外患方深，魯亂未平，川戰又起，誠令人驚心動魄啼笑皆非也。夫治軍貴有理想

敵，而治國尤不可不有理想施政之標準。考九一八事變之爆發，固有其種種原因，而二十年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爲其根本問題。蓋政治無辦法，則一切教育實業經濟建設等等均無從進行，而對於國難亦即無力抗禦；故當此急難時期，我政府當局應澈底痛改前非，力戒一切漫無計劃因人易政之方策；尤須確定施政之標準，使執政者儘可宦海升沉，而建國大計不容有輕易改變妄爲更張，如是即便政爭常有，却不至影響于政事之進行。我政府當局尤須腳踏實地，澈底挽救，而其第一前提則爲政府開誠布公，力戒粉飾，將內政大計之事實理論，利害得失，宣示於國民之前，使愛國之士得真確之認識，期收襄贊政府之實益。其下手方法，則爲從速團結內部，希望汪蔣諸氏，尅日入京，共主大政，刷新政局，一面開放政治，以示大公，對於貪官污吏，尤須治以嚴刑，任賢與能，天下爲公，集全國之心力與物力以謀建設，則國家庶有希望乎？

第二 外交上應爲獨立自主之方策 我國對於國際情勢，一向缺乏正確之了解，以致無整個之外交政策，故每

當外患之來，則無一可靠之與國。即以九一八事件而論，政府求援國聯，國聯無靈，求助英美，英美坐視，何則？臨時抱佛脚，終無幾何效力，勢所必然也。設我國素有整個之外交政策，則九一八之事，當不至發生，縱或發生，亦當易於解決，何至於今日徬徨無主，一切均處於被動地位，馴至求一枝節應付之方而不可得。數年以來，聯絡弱小民族之功效未見，而紙上談兵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又適足以見忌於列強。處於今日之國際情勢下，外交無一整個之計劃，徒憑一時之感情意氣用事，枝節應付，強國如此尚有覆亡之危，矧在貧弱之中國！或曰弱國無外交，縱我國有整個之計劃，亦無補於實益。夫強國或可以無外交，弱國則必不可以無外交，自暴自棄即所以自亡也。惟時至今日，中日兩國勢成騎虎，日本苟不放棄割裂中國之計劃，是決心與四萬萬之中國人民為敵，中國惟有永久奮鬥尙何交涉可論。我政府當局外交諸公務須堅守我最大限度之立場，以收回三省主權，恢復行政完整為對國聯對日本無可通能之根本主張，無論日本如何繼續侵略，勿傷！勿懼！勿為枝節之謀，勿忘根本之義，倘步驟一亂則全盤盡輸矣。今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已公布於世，我國應否接受，惟望政府鑒於責任之重大，及時機之迫切，應宣布具體方針，藉

表最後態度，萬不可徒拖延時日，以待自然變化，或枝節對付，僅作形式抗爭。民憤矣！禍深矣！捨棄一切姑待的敷衍的心理，單刀直入揭開中國對日之具體主張，何者可拾，何者必爭，使世界人知我民族維持和平之誠意不再勞國聯為法律的無效之爭，而向世界宣布政治的解決之路，是否有當，願國人熟察之！

第三 軍事上應有一致對外之決心 二十年來以軍閥之專橫恣肆，窮兵黷武，遂致頻年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政治陵替。軍閥只圖一己之功名富貴，而不惜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其造孽可謂深矣。方今種將亡，族將滅，尙不及早覺悟，以存此民族而自存乎？須知今日之日本對於侵略我國之計劃已下決心，其必不以我不抵抗而停止進攻，且正以我不抵抗而愈肆其野心，証諸已往事實，失遼吉不抵抗，則敵人又進攻黑省，失錦州不抵抗，則敵人又進攻淞滬。故在今日，惟有積極抵抗是一條活路，上海一月之血戰，東北義軍之揭旗蜂起，已無疑地為中華民族殺開一條血路，我十九路軍有死無退之精神，更不啻為全民族注射一種新血液。時至今日，凡屬武裝同志，均應認識其本身所負之神聖莊嚴的使命，所謂神聖莊嚴之使命為何？簡言之，武裝同志皆當取法十九路軍，應

加緊訓練，抱捐軀衛國的勇氣，具前仆後繼之決心。須知國難是國慶之基，外患是自強之本，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今日之外患，安知非我民族復興之機運，要在我全國武裝同志，鼓舞精神，好自爲之。至於如何援助義勇軍，而拯救東三省全體同胞，軍事當局，宜如何籌劃與實施，義軍援兵如何遣派，軍實如何協助，須即刻實行，不容稍緩，政府當局應已計之矣，全國各界實不勝焦憂盼待之至也。

第四 民衆應爲澈底團結之奮鬥 一盤散沙，五分鐘熱血，殆成外人譏我民族一貫的口頭禪，証諸九一八事變後，我民族之步調，實有話不虛傳之概。當九一八事變突起之際，舉國譁然，學生示威講演，商工誓志抵貨，汲汲然，皇皇然，民氣蓬勃之程度，大有氣吞叢嶺三島之概，乃至今日，外患未見稍減，且益嚴重，而民衆則已禁若寒蟬，此種不實事求是之民族劣根性不除，尙何期國家轉弱爲強？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今日社會所表現者，有非心死之明証者乎？倘在他國處於今日之時間，早已緊張空氣，富者輸財，貧者効力，人人各盡所有，各獻所能，以拱衛此共同生存之國家，返觀我國果何若乎？吾人非

願苛於責人寬於責己，惟中心所感有不能已於言者在焉。局勢至此，人人應誓死竭力抵抗，不容畏縮。彼敵人既以全國之力謀我，則我亦非以全國之力應付不可。是以我全國民衆，更應於此時增加工作，恪守紀律，絕對抵抗仇貨，注意體格鍛鍊，隨時隨地注意軍事常識，在可能範圍內，接受軍事訓練。尤應屏除奢靡風習，減少生活消費，節省資財以紓國難，各竭智能以援義軍，刻勞自勵，以盡天職。若猶萎靡不振，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實無異自斃，國人國人其共懷之！

總之，今日中國已臨死生關頭，今日之國慶，非第無可慶之意義，抑且無慶祝之必要，但我全國上下於此時則不可不爲澈底之覺悟。在政府方面，內政也，軍事也，外交也，均應知以往之失策，而爲翻然之刷新。在民衆方面，尤應有具體之表現，搖旗吶喊或高談不作，皆非愛國者所宜出此。國家興亡在此一舉，吾民族處在生死關頭可不猛醒哉！可不猛醒哉！明年今日，國難浩盡，舉國同欣，是則吾人所馨香祝禱者也！